

電報掛號 有無 七二八五 (黨)

每日上午參觀下午二時拍賣由十八日起歡迎中外各界  
及參觀 本府電話東局四七零 那親王啓



努力增加生產

▲派邵力子等慰問



實十原二處股。田中口中之對華外交觀察

▲謂不致有惡影響

東京四日東方電「新黨俱樂部之大內暢三。三日午後代

贊助婦女參政。以此多爲黨中所愛戴。夫人已放。其公子亦從事政治活動。有乃父風。

夫人已放。其公子亦從事政治活動。有乃父風。

九元五角。其預算經總核	辦法：林木採伐規則修正
請飭財政廳撥發以資	通過。護林警察官視通過備
(決議)以照	案呈准豫陝甘肅賑務會
將湖北省民生銀行籌辦	篤劣豫賑三門津教育議員(
進行情形及所擬之招	借款轉賑三門津教育議員議決
辦法。提出報告。請公決	上千元為度。虛風潮限上
(決議)招股章程。交軍	

夫爲止。我們的總理比一位教授。所指示我們主義和政策。便是黨員實生活的經驗。同時我們的活。也要同主義化成一體。所以黨便是做國民的學校。在這

他們的知識。所以我們在  
個黨的校裏。不單是學得  
本上的文字裏面。而在以  
義為根據。養成黨員實際  
活的習慣。造成整個的三  
主義的信仰之後。將主義  
行合併起來。成為一體

工作的地方。軍政時期已經

形中消滅盡了。學生自然有力量去感化惡俗。所以免反爲社會惡俗所染化。我們的黨員。我們的民族。也正是如此。所以說要黨員生活主

他們受了一點兵式訓練。帶神比較顯形於外。現在我們訓練黨員。訓練國民。也要做此辦法訓練成一種黨風。黨員有了這種

形。這種基本雛形。自然要由我們區分部做起。

以上所說的意思。乃兄弟在當初參與審查現行章程的時候。便有了的一種感想。現在重述於此。願與

形。這種基本雛形。自然要由我們區分部做起。

以上所說的意思。乃兄弟在當初參與審查現行章程的時候。便有了的一種感想。現在重述於此。願與

的黨員。乃是則中國國民黨  
的黨員。乃能負起  
感化人民的責任。  
使人民有做民國國  
民的資格。改換社  
會不良的習慣。我  
們有這個勇氣。才  
能造起民國的基本

才有表現給人家看。才可以指導國民。感化社會。現在我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做到這一步。這即是區分部的任務。但我們又知道這種工作是難的。不是一二年可以收效的。要經過長時間的訓練。才能得到好的結果。但是我們現在要立定這個志氣。有恒有守的做下去。將來自然有個完成的時候。

僞造重要文書

▲捕獲俄人三名德婦一名  
（柏林三月三日路透電）有一俄人三月三日路透電一名。現經被捕。因經人告發。彼等有出售之嫌疑。

過傳被捕之比人。名赫恩。係以去比密約。投諸激烈派報紙。以爲其兩國之條約。與比荷前某兩國之條約。無異。荷國作僞。伊初仿法俄條約。故未承受之。是後伊乃由現已出拘票逮捕此記者。據云或比國。不過以之欺騙購者。

果係偽造

二十六議會。創立勞動者有推舉勞動農民死刑之治。時就捕。判明與左翼文藝雜。本會議十時十分開會。議長宣告散會時十一時。本會議。

長席兩派遂開始格鬥。此  
撒布激烈傳單數十張。紛紛



全民政治救濟社會貧窮

有特長包戒老年煙癮尤有妙法

艱難一切偏墜諸症服此丸一科立能完全舒肝緩腎去濕止痛如神輕者好重者兩料化堅保腎除根拔蒂永不再犯每盒四付元每料十四付三付詳細  
會賢堂  
北平前門外南新華街商頭路十四號  
冀代購不折不誤外埠郵費二

[illegible][illegible]



















### 武漢破獲共黨詳誌

#### ▲捕獲一百七十餘人 ▲抄出重要文件多種

【漢口通訊】武漢破獲共黨詳誌。共黨在武漢之活動，經我軍偵查，已告破獲。共黨在武漢之組織，係以武漢為中心，向四周發展。其組織之複雜，及活動之秘密，均為我軍所破獲。共黨在武漢之活動，係以武漢為中心，向四周發展。其組織之複雜，及活動之秘密，均為我軍所破獲。共黨在武漢之活動，係以武漢為中心，向四周發展。其組織之複雜，及活動之秘密，均為我軍所破獲。

### 官軍餘編退役俸率

【中央社訊】官軍餘編退役俸率。官軍餘編退役俸率，係指官軍在退役後，所得之俸率。其俸率之計算，係根據其在軍中之年資及職銜而定。其俸率之計算，係根據其在軍中之年資及職銜而定。

### 漢口號飛機試航襄陽經過

【漢口通訊】漢口號飛機試航襄陽經過。漢口號飛機，於昨日由漢口起飛，試航襄陽。該機在試航過程中，表現極為優良，飛行高度及速度均達標準。該機在試航過程中，表現極為優良，飛行高度及速度均達標準。

### 閩政近聞

【福州通訊】閩政近聞。閩省政務，近有變動。閩省主席，已於昨日由閩赴京。閩省政務，近有變動。閩省主席，已於昨日由閩赴京。閩省政務，近有變動。閩省主席，已於昨日由閩赴京。

### 軍隊校閱委員抵綏

【綏遠通訊】軍隊校閱委員抵綏。軍隊校閱委員，已於昨日抵達綏遠。該委員將在校閱期間，對綏遠軍隊之訓練及戰鬥力進行評估。該委員將在校閱期間，對綏遠軍隊之訓練及戰鬥力進行評估。

### 省禁煙大土

【南昌通訊】省禁煙大土。江西省政府，已於昨日頒布禁煙大土令。該令規定，凡在江西省境內種植及販賣大土者，均將受到嚴懲。該令規定，凡在江西省境內種植及販賣大土者，均將受到嚴懲。

### 立成公煤棧

立成公煤棧，運本棧自小爐塊末煤明煤元煤。該煤棧之成立，旨在為市民提供優質之煤炭。該煤棧之成立，旨在為市民提供優質之煤炭。

## 大炮台香烟



枯坐無聊時，吸此烟一枝，歡樂自生。



### 牙齒為全身關鍵

牙齒為全身關鍵，欲保衛生，須用牙膏。牙齒之健康，關係全身之健康。欲保衛生，須用牙膏。

### 培被口牙膏



牙齒為全身關鍵，欲保衛生，須用牙膏。牙齒之健康，關係全身之健康。欲保衛生，須用牙膏。

牙齒為全身關鍵，欲保衛生，須用牙膏。牙齒之健康，關係全身之健康。欲保衛生，須用牙膏。



售經有貨洋俱店房藥各

製夫道爾廠學化國德



# 徒然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五月五日  
星期二

## 第八期目錄

精明人  
玉屏簫  
李自珍



華北日報徒然週刊

### 精明人

Henry Cuyler Bunner

「他們真是精明人，」我贊同於妻的觀察，應得似的用着俗語，這真是「精明」的英國話呢，「我敢担保他們的三個孩子還更待得些比之普通的——」

「三個孩子呢，」妻糾正。

「好，他告訴我的。」

「他說是三個。」

「你簡直忘記了，我敢決定告訴我是他們只有兩個——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

「得，我沒有弄錯底細。」

「那里，好人，你就不該不瞭解他。兩個孩子。」

「是，是，」我說，「但那不以為那是對的。好像近視眼遠遠因用力的觀察而想去看呼人，在那面孔不清晰地映進斜視的時候，而且這人還用着不健全的記憶，簡直沒有感覺，去留心注意和詳盡述說。我的記憶很壞，可也沒有工夫去忘記白利特先生。白利特先生那晚上告訴我的他有三個孩子，現在都讓給他父母照料，這時他和白利特夫人過他們的暑假。」

「兩個孩子，」妻重複着，「他們是和姑母尼同居。」

「他告訴我是他的父母，」我截住。妻生氣地說，「人些用不着記住他們所說關於孩子的幾多，但誰也該知道姑母和父母的差別。」

「你不是說他們是精明人？」妻問。

華北日報徒然週刊

「哪，真的，」我答，「只是他們似乎關於他們的孩子有點點兒含糊。」

「這就可以說不是精明的事了，」妻回覆。我無法辯解。

此後，第二天早上，當白利特夫婦走來和我們都坐在梯旁，他們坦然的，快樂的，莊重的形體上閃着微笑，我知道，在普通的論調，那他們確是「精明」人。他是一個美觀的人物，穿着整潔的法國式運動服，瘦長，高雅，有二十八或三十歲的年紀，留着法國式短髮。她是「精明」于她漂亮的衣服，她自己漂亮在別於一般樣式的奇麗花樣——奇麗包着一個圓圓的身段，黑黑的皮膚，肥胖，嬌艷的臉頰，潔白的細齒和烏黑的眼珠。她大概有二十五；你可以猜她比二十歲時還漂亮，她會更漂亮下去直到四十歲。

在橘子山頂上買科巴先生的夏日別墅中我們希望精明人使得我們快樂。在一禮拜中我們每天早上回來吃早餐，奇怪為什麼我們都同着遊伴們聚集在買科巴先生的別墅便消了沈悶的暑熱天氣。為什麼人類類型的愉快是隔絕了達卜夫人和胡金塔卜小姐，從斯克蘭頓來的兩個中年的多嘴——隔絕了畢格耳先生和夫人，一個壯健的總書記員和他拘謹而勤快的太太——隔絕了老邁的哈耳克特少佐，一個退隱的商人，他有一次因為錢而得了一些股本，預備寫傳單給每個錢莊，想引起都注意來聽他的？我們環視着那些呆板的面孔，忠實的意欲和沒主觀的心胸，打算早上便走了。我們吃着買科巴夫人所烘的餅乾，輕酥如亞諾拉的電影，喝着甜滑的咖啡，吸到她的安放在煙草上的杜松花的香氣，決心多延長我們的別墅一天。於是我們散步出來舉行我們早晨的談話，我們稱作「我們的境界」；那似乎於我們是如達卜和胡金塔卜和哈耳克特和畢格耳夫婦之流兒含糊。」

一年也趕我們不走。

我並不驚奇當時，早餐之後，妻同着白利特夫婦和我們去「我們的境界」。胡金塔卜——畢格耳——達卜——哈耳克特——白利特——我們慢慢繞過草場，經過森林的小徑，而且，當我聽到白利特夫人低聲尖銳的叫喚，我跟着白利特去看。

「菩薩！」他頓，「天哪！」

我們從山腰望過十五哩路遠巨浪的藍色，在那里，遠遠伸出一片蔚藍和深藍的線，我們知道那是斯達頓島。據聞村莊全伏在我們腳邊；有山脈和崗嶺，高原和低地，森林和花草，都迷漫於那偉大而靜穆的午陽灑照的海波。使得我們也沈寂，沈寂地站在一處高地上——禮拜天似的沈寂地注視，沒一點思慮，那從樹梢梢的樓閣簷——樹梢高入雲裏，瀉滿了陰影在我們頭上，擴張到山下廣漠的草地。

「這就是你的境界？」白利特先生問，待了一會，「你對它也是很平凡的呢。」

於是我們便到在草地上，白利特開始談話，一種莊重的聲音，似乎覺得對這地方有所感觸。他曾經泛着瓜皮小艇，在早些日子，他說，他知道每道河流風景的情形。他找着他的標地，指示我們那兒是巴沙克和哈耳克特沙流溪，解釋給我們，在我們視線中隱伏的大山脈理藏於波濤的升高，出現於那低落的時。此外，在高崗更遠的一方是依稀的村落——一個鄉村生活的小世界，在我們眼底還看不清楚。

「真像觀察人類一樣，」他說，「一些事也是那麼遙遠對於我們人們，我們只懂得見他們的「一方面。」

呵，這種話該強於達卜和胡金塔卜的廢話——于少佐的詳述他長命不老的傳單了！妻我交視了一次眼光。

「唔，當我上馬特耳痕的時候，」白利特開始。

「什麼，愛人，」他的妻驚問，「我可不知道你會上過馬特耳痕呢。」

「那——那是五年前了，」白利特說，「我——我不會告訴你們——當時我是在那一方，你知道——真是危險——對的，如我所說——那看來——哦，那看來不像在這里一樣。」

雲影移過頭上，黑影照過我們躺着的草場。黑影移過了山腰，隱沒了遠處，一點漸淡的黑塊，向東飛過金色的碧綠。妻和我又交視了一次眼光。

「會，黑影把我們全包圍了。當我們回家，白利特夫婦一個一個地沿着道旁，妻和我在一塊兒。」

「你理會嗎，」我問，「那人爬上馬特耳痕恰巧就在他結婚前一年？」

「我不知道，好人，」我答，「我懷疑地：『不是我結婚前第一年，沒有許多，我也不會去爬——因為一個村莊。』」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她說。

「我已經。」

當我們到了別墅，買科巴招呼我到旁。

「你知道，」他開始沈溺，「我的妻她常常住在紐約！」

「我不知道，但我却說『是的』。」

「她說街上的號數是安文對着。三十四號在這邊，三十五號在那邊。你知道是怎的？」

華北日報徒然週刊

華北日報徒然週刊

買科巴那斯那吃過正餐了——我走下長廊去找白利特，他在那一頭幽暗地吸着煙，伴着我我不快不慢地走着。在中途我遇着哈耳克特少佐。

「你的朋友，」他說，「指着在屋的那邊繞着優氣十足的影子，「真是一種奇怪。他告訴他已經不做生意，只找個機會放出他的資本。我告訴他無限的享受最好加入必托林信託公司——下月開張——四百萬資本——我告訴他一切。『呵，好，』他說，『等我想。』——『等！』我說，『一加必托林信託公司不會等着你，我的孩子。』——『這須你在此地，』我說，『是立刻或是永不。』——『呵，等等，』他說。我不知他這人理面是什麼。」

「我不知他會怎麼弄好他自己的事業，少佐，」我說，當我又開始向白利特那方長處盡處的時候。但我困難於不說話。少佐不能夠把股本賣出一部分到加必托林公司去。但股本是很大的投資；用干把塊錢去購買的機會。也許沒再注意，白利特的宣傳還不如我——這里，似乎加上一件事就多了幾多想的事一樣。

晚間上樓，我聽見妻披散髮上床去——我不知我怎麼能更好地描出一個熟習家務的人給每個已婚的男子。我直等到脫了最後一件衣服，我才說：

「我同白利特談話了，」我說，「我可沒問他。他似在找些解釋，他是很好的人。你說了關於那孩子們——那是，我真誤解了他。只有兩個。但那馬特耳痕的事却明白。他沒說出是怎樣危險當他遠遠地走進去直到他找不着回來；他也不肯告訴她，因為他要扔在這里，你瞧，在這環境之下——」

「扔在這兒！」妻叫喊，「我和她坐了一整下午，縫紉，她」

「那是一定的規矩，我相信。」

「哪——我說——這些新人物和舊的太太好像很要好——您知道他們的事嗎？」

「我不知道你的鄰居人的性格，買科巴先生，」我答，有點兒犯難。『假如我要擇交于他們中間——』

「噫——噫——買科巴先生開口。『我可沒說反對您交朋友的話。可是您知道他們嗎？』」

「唔，準不會，」我答。

「得——這就是我問您的。您瞧，他到這兒住了屋子——您還沒在這兒呢——他告訴我的堂客說他住在他的街中三十四號，過天他又告訴他們是住在三十五號。他說他住在一個分院。可是，壓根兒就沒有佔兩邊分院在一條街上的，他們配嗎？」

「是在那條街上？」我問，失神地。

「第一百二十一街。」

「也許，」我答，更失了神。「那就是哈耳南。沒人知道那種人住在哈耳南。」

我走進妻的屋裡。

「你覺得奇怪嗎？」她問我。

「我想今晚上和那位年青人談談話，」我說，「看他能不能說些他自己的事。」

「但是，好人，」妻感動地說，「她還不明白他們有沒有疹病呢。」

「唔，天爺！」我叫出，「他們一定在小孩時候就有了的。」

「請別擔心，」妻說，「我是怕他們的後子。」

那晚上的正餐後——也可說，晚飯之後，因為中午我們已經在

三

四

告訴他他仍舊在金尼哇，又轉去帶他到白斯耳，小孩就生在那里——現在，我敢決定，好人，因為我問過她。」

「或許是我錯了，我想起他說時她正在那邊，」我提出，含着辛酸的反應。

「你可憐的好人，我怨你嗎？」妻說。『但是，你知道，達卜先生說他明白他個個塊塊糖在他咖啡裏。這就够奇怪了，不嗎？』

那當然。可也是件小事。看來是奇怪，很奇怪。

第二天早上，很明顯地向着白利特夫婦宣戰。他們來吃早餐，晚一點，也是立刻就到，畢格耳夫婦便拿過了一點殘羹來放在他們的自己的菜盒裏，走着安閑的步伐出飯廳，於是胡金塔卜小姐就站起來，把魚肉九子整個地倒進她菜盒裡。當亞達蘭達落了個蘋果到身後，然後很快地進進餐室，所以胡金塔卜小姐也放那魚肉九子在身後，這就是兼有。女性的小心眼和窮相兒。

我們吃完了早餐，妻和我，出於白利特夫婦之前。我們談着同心於自慰我們不屑去要那無用的表白。

早飯之後，照例買科巴家有一大半是繞着房屋走和抽着他們的煙捲和煙，都不去顧及太太們。我們坐在葡萄架下，記得還沒結有葡萄。可是，像上已長着葉子，這些，在愉快的夏天早上，掩護我們頂早起來談話的兩個人，在那屋邊的廢地中死的花園裡。

「我不想，」我們聽得買科巴先生說，「鑽進沒人的房子；可是我想誰可以，例如，我在我的房裡一樣。我要求你什麼，我並不求你來彷彿我這里沒有生人氣兒，是——你有你的婚書嗎？」







